

十二时辰：古人的时间之美



◀青铜漏壶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



▲日晷 图片来源于网络

晨曦初露，太阳从东方缓缓升起，新的一天悄然开启。古人凭借卓越的才智，以一种近乎诗意的方式，将一日的光阴精心雕琢成十二个各具风貌的章节——十二时辰。这一时间划分制度在汉代已经萌芽，当时人们开始采用“十二地支”的顺序来标识一天中的各个时段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一制度逐渐发展完善，并在唐宋时期广泛普及，最终成了中国人普遍使用的时间计量方法。

在十二时辰制度形成之前，古人采用的是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的时称计时法。这种计时方法巧妙地结合了太阳的运行、自然现象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规律，将一天的时间划分为夜半、鸡鸣、平旦、日出、食时、隅中、日中、日昃、晡时、日入、黄昏、人定十二个时段。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在夜半（子时，23:00—1:00）人静、万籁俱寂之时，张继难以入眠，却意外地从寺中传来的钟声寻得一丝心灵的慰藉，灵感迸发，创作出千古名句。

除了时称计时外，古人还使用漏刻计时法。“金炉香尽漏声残，翦翦轻风阵阵寒。春色恼人眠不得，月移花影上栏干。”王安石以漏刻计时法为背景，描绘了香炉烟尽、漏声将残的静夜景象。漏刻计时法中的“漏”是用于计时的带孔的壶，“刻”是配有刻度的浮箭。漏刻分为泄水型和受水型两类。泄水型漏刻是水通过壶孔流出，壶内水位下降，浮箭随之下沉，通过观察浮箭上的刻度来判断时间的流逝。相反，受水型漏刻则是将浮箭置于接收水的壶中，随着水位上升，浮箭也会上升，以此来指示时间。漏刻的发明让人们无须频繁观测天文现象就能随时知晓时间，减少了对自然条件的依赖，标志着中国古代时间计量技术的一大进步。这种计时方法不仅精确度高，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情感价值。古代文人常常在诗词中提及漏刻，借以抒发内心的情感。温庭筠在《更漏子》中说：“柳丝长，春雨细。花外漏声迢递。惊塞雁，起城乌，画屏金鹧鸪。香雾薄，透帘幕，惆怅谢家池阁。红烛背，绣帘垂，梦长君不知。”漏声迢递，与春夜的细雨、柳丝、塞雁、城乌等意象相互呼应，共同构建出一幅寂寞与惆怅的深闺春夜图。

上面提到的两种计时方法——时称计时法与漏刻计时法，主要以太阳升起作为白天时间计量的开始，因此深受季节更迭的影响，属于非匀定时间体系。这种时间体系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核心地位，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农耕社会的特性，人们遵循着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自然生活节奏。与之相较，十二时辰制度则展现出更为精细且均匀的时间划分特点。它从夜半

时分起始，将一日均匀切割为十二个时段，并以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这十二辰作为标记。其中，“辰”原本象征着天空中的方位，而十二时辰则是通过观察太阳在一天中的视觉轨迹，利用其方位变化构建的一个既稳定又精确的时间框架。

十二时辰的概念最初起源于西汉时期的式占和历算中的“日加”十二辰，也称作“加时”。不过，这一时间系统起初仅是一种理论性的构想，未在社会中广泛普及。直到梁武帝时对时制进行改革，将漏刻与“加时”相结合，创新性地提出了辰刻计时法，这才正式将十二辰作为时间的专有名词。这一新的计时方法后来被隋代的官方历法所采纳。隋文帝在右武侯属官中增设了“司辰师”这一职位，专门负责时间的管理。尽管如此，这一制度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影响仍相对有限。唐代以后，随着计时技术和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发展，十二时辰制度才逐渐普及开来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时间计量方式。

《宋史》中对当时白天的计时方式进行了详尽描述：“每一时，直官进牌奏时正，鸡人引唱，击鼓一十五声。至昏夜鸡唱，放鼓契出，发鼓、击钟一百声，然后下漏。”当时，皇宫中负责报时的“鸡人”沿用着唐代的唱词，清晨时唱道：

朝光发，万户开，群臣谒。
平旦寅，朝辨色，泰时听。
日出卯，瑞露晞，祥光绕。
食时辰，登六乐，荐八珍。
禺中巳，少阳时，大绳纪。
日南午，天下明，万物睹。
日昃未，飞夕阳，清晚气。
晡时申，听朝暇，湛凝神。
日入酉，群动息，严扃守。

十二时辰不仅精准细腻地描绘了古人对时间的把握，更体现了他们深邃的人生智慧。如果说子时夜色深沉，万籁俱寂，为新的一年铺垫宁静的序幕，那么到了丑时（1:00—3:00），金鸡初啼，太阳在地平线之下蓄势待发，光芒初露，新的一天即将拉开序幕。王安石曾在此时勇攀飞来峰，只为亲眼见证日出的壮丽，并留下“飞来山上千寻塔，闻说鸡鸣见日升。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”的传世佳句。到了寅时（3:00—5:00），旭日东升，岑参此时策马，“平旦驱驷马，旷然出五盘。江回两崖斗，日隐群峰攒”，阳光穿透薄雾，照亮了蜿蜒的江河与巍峨的山峦，构成了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画卷。在大诗人李白的眼中，日出（5:00—7:00）的景象别有一番韵味：“日出东方隈，似

从地底来。历天又入海，六龙所舍安在哉。”李白认为太阳从东方升起，仿佛从地底而来，日复一日地穿越天空，没入西海，这是不可更改的自然规律。他进一步感慨道：“其始与终古不息，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裴徊。”借此抒发对自然万物兴衰的哲思。最后，李白以“吾将囊括大块，浩然与溟滓同科”，表达了自己超脱世俗的豁达心境。

在十二时辰的轮回中，午时（11:00—13:00）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标志着太阳达到一天中的最高点。宋代文人苏舜钦在《紫阁寺联句诗》中说：“日光平午见，雾气半天蒸。”太阳高悬，光芒万丈，阳气旺盛至极，仿佛将大地的一切笼罩在明亮与温暖之中，雾气在阳光的照耀下蒸腾而起。午时不仅是自然界阳气最为充沛的时刻，更在古人心中承载着特殊的意义。古人认为，午时三刻（约11:45）阳气最盛，此时执行斩首刑罚，被认为可以迅速驱散阴气，使被斩之人无法成为鬼魂，这一观念在古代法律实践中有着深远的影响。此外，午时还是人们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。古人有“日中为市”的传统，《易经·系辞下》中载：“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”午时的宁静与闲适同样被文人墨客所青睐。王安石在《午枕》中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午睡的惬意：“午枕花前簟欲流，日催红影上帘钩。”阳光透过窗帘，红影斑驳，静谧而略带愁绪。而对于广大农人来说，午时则是他们辛勤劳作的见证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”

“百年鼎鼎世共悲，晨钟暮鼓无休时。”古代常以晨钟暮鼓的形式，宣告一天的开始与结束。白行简《李娃传》：“久之日暮，鼓声四起。姥曰：‘鼓已发矣，当速归，无犯禁！’”酉时之际，夕阳西下，但依旧光彩夺目。陶渊明则感叹道：“日入群动息，归鸟趋林鸣。啸傲东轩下，聊复得此生。”

随着太阳落下，晚间的计时开始。北宋宫廷中将夜晚分为五个更次，从戌时开始，直至第二天的寅时，“每夜分为五更，更分为五点，更以击鼓为节，点以击钟为节”。其中三更对应的是子时，这也就是“三更半夜”的由来。“三更三点万家眠，露欲为霜月堕烟。斗鼠上堂蝙蝠出，玉琴时动倚窗弦。”三更三点时分，万籁俱寂，人们都已安然入眠，而露水凝结成霜，月光洒落，烟雾缭绕之中，斗鼠上堂，蝙蝠出没，为夜晚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活力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十二时辰，不仅是中国古代时间的诗意表达，更是中国人生活哲学的深刻体现。

来源：光明日报